

> 闲话

夜航船

□ 李清

如今坐船出行的人少了,常见的船要么是观光的游船,要么是运输货物的轮船,为交通出行而乘船,尤其是夜间乘船的,可以说难得一见。那种在黑夜随着船身起伏,听着水声前行的感受,怕是没几个人再能真切体会到了。

我的家乡在运河东岸的水乡。以前,船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东西,乡民们运粮食、运河泥都用船,去镇上买日用品也用船,还有为人摆渡的船,想出远门也得先乘客船。我小时候常跟着邻家姐姐去放鸭子,她划的是条一头带篷子的小木船,我蜷在篷子里,任由小船随着水波轻轻晃,有时外面下起小雨,我会想起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,漫着几分稚气的遐想。但那终究不是夜航船,天擦黑前就会赶回家。唯一一次夜里坐船,是跟着父母去一个湖心岛割草,天晚了才往回走,但当时心里只想着赶紧到家,一路上也迷迷糊糊的,没多久就靠着船板睡着了,什么也没留意到,醒来时已经到了屋后的水码头。

周作人曾在《乌篷船》中,借着给“子荣君”写信的由头,讲家乡绍兴特有的水上交通工具。他写道,“夜间睡在舱中,听水声橹声,来往船只的招呼声,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,也都很有意思”。坐

船要比坐车慢得多,但慢也有慢的好处。就像他所说的,在船上行动自如,要看就看,要睡就睡,要喝酒就喝酒,“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”。后来我再读这篇文章,总会想起儿时的放鸭船。

终于我乘了次夜航船,不过是在长江上。一次从武汉回南京,我特意去码头乘客轮,为了好好看看江景。白天我几乎都在甲板上,靠着栏杆看滔滔江水流淌,两岸的山慢慢向后退,远远望见苏东坡的黄州赤壁,又想起张志和写的“西塞山前白鹭飞”,还有李白那句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,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。到了九江时,岸边的城市灯火亮起来了,但江面上一片漆黑,我也有些累,就回客舱休息了。客轮上当然也是“想看就看,想睡就睡”,但和周作人笔下的乌篷船夜航完全是两回事。船上灯火通明,走廊里总有人走动,还有商店、浴室、娱乐室,喧嚣得很。然而我躺在床上,听着水声和船行的声音,心中的思乡情绪比平时浓了许多。这种感觉,估计只有在夜里的船上,才会那么明显和特别吧。

还有一次夜间坐船的经历,算不上正经的夜航。那是在湘西沅陵县的一个小镇,当地人说晚上河边有民歌对唱,我们就从一个简易

码头坐船去对岸看。小小的客船里挤了三四十个人,肩膀挨着肩膀,转身都不容易。那天月光很暗,而船里连灯都没有,船身还不停地大幅晃动着,耳边是哗哗的水声,我忽然想起自己没穿救生衣,又想到之前看过的一些水上安全新闻,越想越慌。身在陌生的他乡,连这条河的名字都不知道,甚至上船时连船票都没买,心里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,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。好在十来分钟就到了对岸,有惊无险。等充满地方风情的民歌一唱起来,先前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也就都散了。

余秋雨先生说过,夜航船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。其实夜航船也分好多种,既有奔波赶路,也有自在时光,有“壮年听雨客舟中”的寂寥,也可以是个清静的小世界。只是现在,会长时间夜航的船,大概只剩海上的货轮了,常年在海上的海员们才能体会夜间航行的感觉吧?像我一样的普通人,偶尔去乘一次船也多是在城市的公园里,带着孩子荡起船桨,伴着轻快的歌声看“小船儿推开波浪”,吹着从耳边拂过的凉风,陶醉在四周的美景中。至于乘夜航船的感受还有夜航船文化,恐怕只能从过去的文学作品里去想象了。

> 美食

晒腊肉的日子

□ 伟大江

腊肉是挂在外面的,到腊月时,各家各户的屋檐下就能看到挂得参差不齐的腊肉了。

等有太阳出来的时候,家家就会把腌好的腊肉搬出来晒,腊肉肥瘦相间,表皮呈暗红色,上面有盐霜,摸起来很硬,很凉,用粗麻绳穿好后挂到屋檐下的铁钩上。赤条条的肉在半空中转了几圈后,就和天空的光芒展开了漫长的对视。

最初几天,阳光很直白,金色光芒没有任何遮挡地洒下来。肉上暗红色的纹路开始活跃起来,发出一种润泽而略带琥珀色的光。等肥肉被晒得有些透明了,下面能见到细小的纹理;精瘦的肉则收紧了一些,颜色变深,像老枣木一样。风是必不可少的伙伴,它不知疲倦,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吹着,沿着墙边走过来,轻轻推着沉重的肉条,缓缓转着一个看不见的圆圈。阳光的热能随风均匀地散落在腊肉的各个地方。肉皮上的盐霜随着溢出的油脂,变成一粒一粒的亮晶晶的小油珠,又被风和光带走,最后只剩下更坚实的皮壳。

如果仔细观察的话,仿佛就可以发现光线和阴影的交错以及听到风吹在肉上产生的声音。清晨阳光斜射,肉块一边被镀上了一层

金黄色,另一边还处于青灰色的阴影里。那阴影也是运动的,太阳升起的时候,它就慢慢消退了。午间日头最盛的时候,整个肉块都变得透亮了,连肥肉都能照见人影。风中夹杂着阳光的温度,掠过时会有丝丝油脂散发出来的咸香,混着冬天干燥的空气。邻居家的猫经常蹲在对面的墙上,眼睛半眯着不动,胡须随风轻轻颤动。

夜晚的时候,没有太阳照耀,风也格外凉爽,有时候还会夹杂着寒意。白天吸收了热量之后的肉,现在正慢慢地将水分一点一滴地逼出。第二天再看的话,肉又收缩了一点,轮廓更加清晰了。

看到这样的情形,总会想起以前读到的一句话,宋人释赞宁说:“凡物曝之则燥,寒之则坚。”物理上的原理用在这里也很恰当。日晒使肉变干,风吹使表皮变硬,寒冷渗入普通的肉,在阳光、风、寒冷三者共同作用下,肉逐渐发生改变。盐味、肉香经过时间的慢慢融合、驯服之后变成了一种新的、醇厚的香味。香气不是急火可以烤出的,也不是香料可以调配出来的——那是时光本身散发出来的味道。

以前,外婆总是喜欢在这个时

候,搬个小凳子坐到屋檐下做针线活,有时还会抬头看看自己晒的腊肉。她看得很认真,晒得透透的地方是什么样的,没晒透的地方要多久才能好,心里都有数。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土地一样的耐性。有一次她指着最肥的肋条对我说:“你看,好腊肉要晒得‘亮’而不‘淌’、‘硬’而不‘柴’。”火候都掌握在老天爷的手上。那时不懂,现在知道了,“亮”是阳光给的恩赐,“硬”是风和寒冷雕刻出来的,而“不淌”“不柴”的微妙平衡就是时间对耐心最好的回报了。

光线变得越来越柔和,夕阳西下,肉块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投在斑驳的粉墙上,就像淡墨写意一样。风仍然轻柔地吹着,一排静默的腊肉在暮色里散发着暗淡而又温润的光,已经功德圆满了。

静静地挂在那儿,就是时间的刻度,是阳光和风雕刻出的一块碑石。人世间的喧嚣与变化,在“晒”“风”的慢慢作用下,火气被滤去,沉淀为一种宁静平和的状态。这也算是一种古老的智慧了,把鲜活而易逝的生命力交给最无私、最严格的自然力量,在耐心等待中得到更长久、更醇厚的生命。

> 往事

柴火

□ 梁夫领

小时候,每见杨树叶、梧桐叶由青变黄,随风飘落,我们这群孩子便会从家里找根长线,两头各系一根小木棍,一头穿树叶,一头卡住树叶,像小鸡啄米似的,一下一下,穿起长长的叶串,堆在院角晒干,留着引火、烧锅。若是遇到大风刮下来的干树枝,小伙伴们更是像抢“宝”一样去争,因它比树叶更耐烧。

在那个年代,家家做饭离不开柴火,有时一把柴火碎末放进灶膛里,使劲拉风箱也不起作用。母亲说:“有个老婆婆蒸馒头,就差一把火,柴火用光了,没办法,把头上的塑料簪子拔下来扔进灶膛里,那锅馒头才蒸熟,一家人才吃上。”这话我记在心里。从此干活回家、放学路上,遇到遗落的树枝,我就弯腰捡起,带回家。

冬日周末,我和弟弟拉着架子车去野外拾柴火。路边的一段枯枝、半根玉米秸、高粱茬子、地瓜根须……统统捡起来放到架子车上。我们还用镰刀割路边干枯的蓬草野蒿,用耙子搂野草树枝,用斧头砍野生的楝子树、柞柳。路人见了,夸上一句:“你看这兄弟俩真懂事,会过日子。”

我十五岁那年寒假里,父亲外出打工,我独自挖路边那个杨树疙瘩。我学着父亲教的方法,用铁锨把四周的土挖掉,沿着树根清理下面的泥土。挖了半米多深,我用脚使劲去蹬,它却纹丝不动,我就继续挖,弄断了三个侧根,还是不行,下面的主根还很结实,就继续深挖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终于把它撬了出来。弄回家再用斧头等把树疙瘩劈开,摊在阳光里晒着。母亲说:“你真是闲着没事干了。费这个劲弄它,不如看书写个字呢!”我知道,母亲是心疼我,也是帮我分析事情有轻重缓急。

母亲用大锅蒸馒头,用小锅炒菜,柴火往灶膛一送,风箱一拉,红色的火苗舔舐着黑色的锅底,火势很旺,呼呼作响,偶尔“啪”的一声,爆出几点火星。不一会儿,灶上白气滚滚,热气腾腾。小小的简陋的锅灶,承载着一家人的一日三餐。这时,我就觉得自己努力地捡柴、攒柴是多么重要。

过年走亲访友时,天寒地冻,主家点起一堆火,亲戚们围着,嘴里哈着白气,将冻僵的双手伸向火堆,边烤边聊,不一会儿就暖意融融。烤火似乎成了我们欢迎亲朋的一种礼仪。

后来读鲁迅先生的文章《社戏》,“双喜、阿发”们偷豆吃时,“用了八公公船上的盐和柴”担心细心的八公公会骂。大家议论说“他如果骂,我们便要他归还去年在岸边拾去的一枝枯柏树”,我觉得这“一枝枯柏树”意义绝不一般,那是人们做饭的燃料啊。

大人们腋下夹着几枝棉花柴,小孩子双手抱着几根干木棒,老太太或背或拉断树枝的形象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,印象中还有邻人的院落里码放整齐有角有棱的柴火垛。以至于到现在,我在路上见到地上的树枝,还有想拾的念头。

成家以后,做饭用过蜂窝煤炉子、煤气灶、电磁炉,如今家里通了燃气,生活是如此的方便。回望从前,再看现在,心里便满是知足。